
约翰内斯堡 — 谁确定 ICANN 的工作重点？

约翰内斯堡时间 2017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 17:00 至 18:30

ICANN59 | 南非约翰内斯堡

巴特·波斯温科尔

(BART BOSWINKEL):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欢迎参加关于“谁确定 ICANN 的工作重点”的跨社群会议。会议主席为来自 GAC 的托马斯·施耐德 (Thomas Schneider)。我们有两位主持人。一位是来自 ccNSO 的乔丹·卡特 (Jordan Carter)，另一位是来自 GNSO 的查克·戈麦斯 (Chuck Gomes)。我们还有一些专家组成员，备受敬重的专家组成员。从我右手边开始介绍。这是第一位专家组成员。艾伦·格林伯格 (Alan Greenberg)，ALAC 主席。接下来是卡特里娜·萨塔克 (Katrina Sataki)，ccNSO 主席。哈维尔·卡尔维兹 (Xavier Calvez)，ICANN 首席财务官。在我左手边是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Patrik Faltstrom)，SSAC 主席，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ICANN 董事会副主席。最那边是詹姆斯·布雷德尔 (James Bladel)，GNSO 主席。

如果大家想继续公开讨论，那会很有帮助，尤其是对于主持人和主席。现在我把话筒交给会议主席托马斯·施耐德。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巴特，谢谢你准备了这一切。我们试着将它作为联合演习，作为一种社群对话，所以我们也试着尽量提高互动性，尽可能多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其中一个因素是著名的两分钟方法，不管是谁讲话，都设定这个时钟。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举行这次会议的原因，以及它的预期成果或期望成果。

注：下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举行这次会议？我们在 ICANN 越来越常听到的一种声音是，我们的工作负荷太高了。对于几乎所有 ICANN 选区的众多代表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对于许多 GAC 成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情况也是如此。

当然，我们知道，ICANN 是一个复杂的机构，有着大量正在进行中的工作阶段。我们有由支持组织的 PDP 触发的工作阶段，其中很多都很复杂，具有多个后续工作组或子工作组，或者在 AC 和其他地方触发工作的其他小组。

我们的跨社群活动和讨论数量越来越多，这些也很重要。我们有很多程序性的工作阶段，例如评审，章程规定我们要做的事情，或者通过其他流程要做的事，这些都要获得来自 SO 和 AC 的资源，当然，也要获得来自会员的资源。

由于 ICANN 肩负着为了全球公益而管理互联网重要资源的使命，并且采用包容性的多利益相关方工作方式，欢迎并要求每个人都作为社群的一分子积极参与，代表全世界所有人和所有企业为全球公益出谋划策，我认为我们面临着 —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面临着重大挑战，也就是说，要实现对 ICANN 的有益的包容性参与，所需的资源是我们大部分人所没有的。这是，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对组织功能及其流程的重大挑战，这些流程理应获得符合全球公益的成果，因此也是对模式合法性的挑战。

从实践角度来看看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也许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列表，或者可以在 ICANN 网站上找到的两个列表。

巴特·波斯温科尔： 我们没有这些列表。

托马斯·施耐德： 我们没有这些列表。有点遗憾，你们可以到网站上看看，ICANN 员工已经根据赫尔辛基会议的讨论内容列出了工作项目数量，只有标题，没有分组。这个列表相当长，我们本来要给你们看的。工作阶段列表也相当长，是使用另一套逻辑整理而出的。所以我们没法展示给你们看。

但是具体而言，比如说，对于 GAC 而言，一个普通的 GAC 成员每周可以为 ICANN 的流程投入一到五小时。他可能有 10 个、5 个或者 15 个其他国际流程要跟进。如果他要尝试有益地参与所有相关工作阶段，也许他每周需要 20 小时，甚至 50 小时，这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至少在我们看来，我们尝试解决的挑战是，与社群中的所有人一起找到方法来减轻这个问题，或者寻找更好的方法来实现包容性、有益的参与。

当然，这并非易事，或者说问题的某些方面并不简单。其他方面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简而言之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比较重要，或者说可能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重点。如果我们都同意，我们有太多并行的工作阶段，占用了太多资源，只有这些流程的内行人士才能有益地参与，但无法花费太多个人时间来密切跟进这些流程的人士就无法有益地参与，所以我们可能要确定工作重点。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决定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要尝试什么，实现什么目标。哪些是紧迫的，最紧迫的因素。我们还需要评估，如果我们说我们希望在明年之前为新通用顶级域设置好框架，那么

将应用哪些子流程？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什么资源，需要一致确定哪些工作是要非常迅速完成的，哪些工作可以稍后完成。

关于确定工作重点，经常被提出来的一个论点是，你没法阻碍技术进步、技术发展。我们没法减慢它的速度。我认为并不是这样。

比如说汽车，我敢说，汽车的速度从 19 世纪开始就提高了，现在汽车每小时速度可以达到 300 英里，甚至 400 英里。社会并不一定要被迫接受汽车的每一种技术上可行的速度，让它以那个速度奔跑。你可以在某些路上限速 25、35、55 英里。德国人承认，他们的某些区域没有限速。所以实际上你可以 — 一个社会，一个社群决定允许使用技术上可行的事物的程度，这是一种政治决定。

外科手术、基因、医疗也是一样 — 我不知道这些用英语怎么说。有很多事情是技术上可行的。不是所有东西都被社会认为是健康或者有益的。所以最终是社会来做出政治决定，确定重点，或者定义日后使用某个事物或可能使用某个事物的时间线。本次会议我们将重点讨论这一点。

在我们看来，另一个补充性的但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在降低 ICANN 流程对非内行人士的进入门槛方面，还有改进的余地。

其中一个因素是 — 我之前已经提过这一点 — 是改善关于 ICANN 框架中制作的文档的指导，人们将会开始在上面加日期、作者姓名、某个流程的引用，关于这一点 — 今天早上我和我亲爱的朋友跃然产生了不同意见 — 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轻易实现的目标。

其他因素 — 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尝试将 ICANN 公认的复杂问题和复杂流程综合为简单易懂的一页纸、两页纸或者五页纸的文件，然后再发布给公众评议。

这一点的可行性已经在 ICANN 的问责制和 IANA 改革流程中得到了验证，其中有一些非常复杂的法律结构和模型，相关人员将它们压缩成一页纸、两页纸、图表、十页纸的执行摘要，让更大的群体能够阅读和理解，发表观点，并有益地参与。

所以如果对此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就能将复杂的问题解释为可以被非内行人士理解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做出改善的领域。

本次会议我们不讨论这一点。但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这是两个因素，以易懂的方式进行确定问题重点的讨论，并帮助人们更容易参与流程，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目标至少是，或者说我们的期望是，我们要探讨确定工作重点的方式，借用 SDG 的用语“不让任何人掉队”，我们要让 ICANN 流程也做到这一点。

我就讲到这里了，现在把话筒交给主持人，让大家与专家组成员进行讨论。你可以按组介绍他们。

乔丹，请讲。

乔丹·卡特：

谢谢托马斯的开场白。

我是来自 .NZ 的乔丹·卡特。我在本次会议讨论中只担任主持人的角色，还有一位主持人是来自 VeriSign 的查克·戈麦斯。我们的工作

是介绍这些专家组成员，对他们提问，然后在听众发表观点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对你们提问，整理一些东西，让对话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第一个正在研究如何在 ICANN 系统内确定工作重点的专家组成员是哈维尔·卡尔维兹，ICANN 的首席财务官。对吗？噢。

卡特里娜·萨塔克，ccNSO 主席，以及 ALAC 主席艾伦·格林伯格。他们每个人有两分钟的时间 — 他们各有一个特殊的数码计数器，让讲话保持在两分钟之内。两分钟之后我会打断他们，让你们发表想法。

哈维尔，你在会议桌首位，要不你先讲？你对今天所讨论的 ICANN 如何确定工作重点有何看法？

哈维尔·卡尔维兹：

谢谢乔丹。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 ICANN 作为一个组织和社群目前如何组织其工作以确保能够实现使命。这一社群以及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为组织制定了战略计划和运营规划，确保所开展的活动正在完成使命。这些战略计划和运营规划列出了 ICANN 组织和社群正在开展的所有活动。

这是为了确保组织在社区工作中的支持能够有效地支持 ICANN 通过多利益相关方流程为自己设定的战略目标的实施。也就是五年战略计划，五年运营规划。然后每年对其活动进行微调和调整，以适应下一年可见的未来，还有一个年度运营规划和预算，帮助确定组织在较短的时间期限内将要开展的活动。

这就是 ICANN 实施的规划框架，用来确保组织的活动按照其使命实施。谢谢！

乔丹·卡特：

谢谢。谢谢哈维尔。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 1 到 5 分范围内，1 是非常糟糕，5 是非常棒，你认为如今规划系统对 ICANN 整体确定工作重点的帮助有多大？有多好？1到5分。

哈维尔·卡尔维兹：

嗯，我对于这个答案非常矛盾。

我来猜一下吧。我会打 4 分。我认为社群多年以来一直很积极地参与规划流程。规划流程 — 来自自下而上、多利益相关方社群观点的战略计划结果。

[计时器响起。]

它起到的作用很大。

我认为我们要改进的方面是，能够在一年之中规划周期之外进行及时的细微调整，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我们能做些什么。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能够改进的方面。

谢谢！

乔丹·卡特： 很好。谢谢你的回答。

卡特里娜，请讲。

卡特里娜·萨塔克： 非常感谢你，乔丹。大家下午好。

和 GAC 不一样的是，我们 ccNSO 自己推动议程。对于我们，我们想要并且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与 ccTLD 及其利益相关。

当然，和所有其他社群一样，活跃贡献者的人数，活跃志愿者的人数也非常有限。

我们用来完成想要完成的一切工作的时间也非常有限。

当然，外部，其他选区对我们有不同的请求，我们还需要兼顾这些请求。我们早在几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正因为此，ccNSO 委员会建立了分类委员会。这是第一个帅选其，大家看到所有收到的请求，尝试理解这些问题是否应该由 ccNSO 解决。

所以，首先 — 我们将探讨问题的重要性，对 ccTLD 有多重要，有多紧急，以及我们如何为流程做出贡献。

例如，在 2014 年，ccNSO 收到了 64 项请求，2015 年是 52 项，2016 年是 54 项，今年已经收到 33 项。

我理解，对于 GAC 而言，这些数量一定比较多，就算对我们而言，这也是个挑战。

查克·戈麦斯：

卡特里娜，你提出的观点我认为非常重要。

在主要影响 ccTLD 注册管理机构的 ccNSO 内部确定任务重点是确定工作重点的一个领域，这很重要。

你也提到了第二个领域，也就是当出现影响更广泛社群的问题时，并且 ccNSO 可能对其有兴趣并且希望发表一些意见时。

现在，你们如何整合这两个领域，处理涉及更广泛社群的外部问题？你们如何将它与你们的 ccNSO 工作重点相协调？

卡特里娜·萨塔克：

好的。非常感谢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希望我不会只有八秒钟来回答这个问题。

是的，你说的没错，我们需要寻找一些平衡，而这并不容易。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 是的。还是贡献者的问题。

很遗憾，在过去，我们看到一些真正的挑大梁的宝贵的社群成员做出了大量贡献，他们却被迫退出我们的活动，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继续投入于 ICANN 的工作了。我认为，我们 — 我们的 ccTLD 经理、运营商、员工能够在 ICANN 事务中投入的平均小时数和 GAC 代表差不多。但如果要想一切都井然有序的话，则需要每周花费 20 小时或者 30 小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如何 — 我们如何处理 — 是的，但我们尝试过了 — 处理这些问题，但恕我直言，我们无法解决 — 我们无法回应收到的所有请求。

我们不得不选择一些我们确实能够做出贡献并且对我们重要的问题。

我想对那些认真工作的群体道歉，他们可能要求我们提供意见，但我们无法提供。

乔丹·卡特：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我想问你们每个人。1 到 5 分，非常糟糕到非常棒，确定工作重点的流程现在对你们而言有多好？

卡特里娜·萨塔克：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想说，如果没有其他社群，应该是 5 分。
[笑声]

卡特里娜·萨塔克： 考虑到我们要兼顾收到的请求，那么可能应该是 3 分或者 4 分。

乔丹·卡特： 很好。谢谢卡特里娜。
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对于如何确定工作重点，我最初的倾向是：我们不要确定工作重点。周围发生的各种事情像风一样把我们吹得团团转。

实际上，我们确实确定了工作重点，因为我们解决了我们认为绝对无法避免的事情，这些事情是由我们周围的事情驱动的，不管是 IANA 移交还是关键的 GNSO PDP，还是选举或选拔，我们必须解决这些事情，因为有一个期限，而有些事情被忽视了。

如今，有更多的事情被忽视了，这超出了我们的容许度，但我们的资源有限。

我们团队中没有任何人是受雇于其他人的，也并非受雇于域名行业，因此这完全是志愿工作。如果我们没有一小部分核心人员能够每周在一般会员中花费 60 到 70 小时，我们可能会不复存在，不再发挥作用。因为在我们的社群中，能够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并对之有兴趣的那部分人，他们能投入的时间有限，因为他们仍然要谋生 — 或者在做人生中的其他事情，或者有自己的家庭。这一点很麻烦。

托马斯之前说过简单的一页纸，一页纸的文件很好，我们可以越来越多地利用它们让人们感兴趣，但一旦他们陷入其中，他们就要了解远超过一页纸内容的知识，并且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而这是大部分人负担不起的。当然，很多情况下，还需要半夜开会，或者在下午开会，而在这个时间，老板需要你坐在办公桌前面。

查克·戈麦斯：

艾伦，我想跟进一下。ALAC 的立场与 SO 不同。卡特里娜谈过了 SO。那是个政策制定机构，大家都知道。对于 ALAC，你可能对所有 SO，尤其是 ccNSO 和 GNSO 感兴趣，这是个挑战，而他们正在确定工作重点。

那么这如何适用于 ALAC？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有机会为这些 SO 为自己的政策制定确定的工作重点做出贡献？当然，当更广泛的群体跨 SO 时，会怎么样？

艾伦·格林伯格：

我们会尽力。当然，对于 ICANN 中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感兴趣的比较少，这些事情要么关乎 ICANN 本身的福利，要么会对用户产生影响。

所以我们有很广泛的问题，大家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有所取舍。有时候我们会忽视一些本应关注的问题，因为没有相应的资源。其他有些时候，我们的工作成果可能达不到应有的质量，但我们没有可行的方案。

我之前也说过，我们好像被风吹得团团转，这是我们很多工作的真实写照。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但这就是我想说的。

乔丹·卡特：

我还有一个问题。在确定工作重点的流程中，被风吹得团团转的感觉如何？1分还是5分？你会打几分？

艾伦·格林伯格：

没有负分可以选择。

乔丹·卡特：

如果你想的话，也可以打负分。

[笑声]

艾伦·格林伯格： 我认为我们 — 在抓住重点问题，舍弃其他问题方面，我们应该做的挺不错。我认为我们做的不错。感觉并不是特别令人满意，但这确实取决于是 SO 决定必需一个 PDP，还是 ICANN 决定必需一个审核小组。这非常困难，如果有人，有一个辛勤工作的员工最后说：“我要回到我的现实生活中了”，或者“我刚结婚了，我妻子希望我赚钱养家”，或者“我希望，我希望她赚钱养家”，这就更有趣了。它成了一个切实的挑战，这也是我们在一些情况下力不从心，无法取得理想结果的部分原因。

但我们可能有 2 分或者 3 分。偶尔能做到 5 分。具体取决于主题事项。

乔丹·卡特： 好的。根据主题事项，2 分、3 分或者 5 分。

艾伦·格林伯格： 是的。

乔丹·卡特： 谢谢，艾伦。托马斯。

托马斯·施耐德： 关于 2、3 或者 5，我认为现在应该向公众开放讨论了，有些人使用数字 2、3 或者 5，还有 4。那些在知道这种运作方式之前就参与这些论坛的人，请举手 — 比如说 3。我只看到一个人。之前中间有一些人的。我不知道谁在中间部分。乔丹，也许你可以来做。

菲利兹·伊玛兹

(FILIZ YILMAZ):

你好。我就是 3。数字 3。菲利兹·伊玛兹，地址支持组织，地址理事会主席。我想分享一些我们的经验和观点。我没有数字，但我必须要说的是，我们也受到志愿者疲劳问题的困扰。我认为问题是，这通常在某种程度上与 ICANN 的性质有关。

作为地址支持组织，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算是 ICANN 内部的少数社群，我们经常会通过 ICANN 其他更大部分提出的主题收到要解决的请求或问题。

这些请求或者问题可能与我们有关，也可能无关。你可以轻松地看一下，然后说：“是的，这与我们有关，我们会参与”，或者“不，这不会直接影响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对你们特别重要的话要说，”但是在能够这样说之前，你还需要稍做研究，了解对话中存在什么影响，或者说“这与我们无关，”因为事情在不断变化，对吧？

还会有这样的倾向：“哦，也许我们会稍微监测一下，这样我们就了解它在日后会影响我们。”但等你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你已经陷入其中了。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 — 我认为这与 ICANN 的性质非常相关。我认为我们对此能做的非常少。

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到。我们确实知道有多少评审正在排队，并且我们确实知道按照法律它们应该何时排队。

我认为我们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起是错误的 —

[计时器响起]

— 这有时会使我们的工作量呈指数级增长，这是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数字 1？

贝内迪克托·冯塞卡

(BENEDICTO FONSECA)：

好的。谢谢！我认为从重点工作的角度来说，有一种看法是有太多并行轨道，我认为 — 托马斯·施耐德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可能有助于设定一些重点工作。我还会建议延长咨询的截止期限。我认为这对政府会有所帮助。

但我要稍微引用并修改一下托马斯进行的评估，因为我认为他 — 他从政府的角度正确地阐述了一部分问题。也就是如何有益地直接参与 PDP。我认为我们欢迎在这一方面采取任何措施，但我想要重点指出的是，这并不是章程规定 GAC 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根据我们的结构，GAC 的参与方式应该是提供建议。当然，我们不应该等到任何 PDP 结束时才提供建议。我们可以在准备期间提供建议。我认为这 — 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所担心的就是方式 — 咨询的时间安排和处理方式，政府似乎并不满意，他们的意见的处理方式似乎与来自社群的其他意见的处理方式并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这是主要挑战，这是一个并非由我们解决的结构问题。我认为这涉及到董事会的处理方式。我们认为董事会不应该随意

地说，说“这是社群制定的，现在 GAC 将在后期加入，我们不能接受。”

有几种处理方式。

但当然，还要考虑 —

[计时器响起]

— 我们更好地参与制定的方式 — 这是很受欢迎的，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参与方式。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数字 4。

在让大家发言之前，我需要让大家站起来，不要忘记做自我介绍。我不知道 — 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摄像头 — 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用它们来拍摄坐在前面的人，让坐在后面的人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脸。我只是在自言自语。

好的，谢谢你站起来，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我还可以告诉你，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发言。如果可以的话，我要用法语发言。

我认为你们有两个问题。你们在很多主题上没有足够的志愿者，而且我们不知道如何自我组织。

我们所有人 — 我们都有不同的工作重点。我们如何在集体层面上工作，为社群做出正确的明智选择，不强迫所有人研究所有东西，跟随所有东西。

作为一般会员。

如果你想参与，就需要有一些方式。也许有其他人需要为我们赚钱，需要退休，或者完全疯狂。我知道其中有一些人已经完全疯狂。

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另一个机会，我们需要让最终用户能够参与，而不是只有 5 个人或者 10 个人始终参与。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样我们就能让这些用户明智地参与。

我们需要寻找一种约定工作重点的方式。

比如说对于用户，我们是否需要在 2019 年进行一些新的通用扩展？不需要，它紧急吗？对于想要提高销量的人来说可能是紧急的。但是我们如何一致约定哪些是紧急工作，哪些是重点工作？

在 IANA 移交过程中进行 ALAC 修订很重要吗？我们必须那样做，因为它在我们的法规中 —

[计时器响起]

— 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能实施某个流程来做出选择，做出明智的集体选择。

托马斯·施耐德：

我们有 — 数字 1 先发言。

发言人（姓名不详）： （离开麦克风。）

发言人（姓名不详）： 查克第一个。查克第一个。查克。

托马斯·施耐德： 有人告诉我是查克。那么查克请讲。

发言人（姓名不详）： 数字 2。

查克·戈麦斯： 我在。好的。我想要补充几句。不一定是补充塞巴斯蒂安，但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2010 年，在 GNSO，我们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来尝试确定工作重点，然后我们遇到了塞巴斯蒂安所说的那种情况。

GNSO 内部不同团队的工作重点非常不同，有时候是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发现非常难以就任何工作重点达成一致，因为利益相互冲突。

所以塞巴斯蒂安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我们如何解决相互冲突的利益？GNSO 内部肯定有相互冲突的利益。我觉得这并不是 GNSO 特有的现象，但是如果 — 如果大家，包括专家组成员能够稍微考虑这一点，就好了。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接下来是数字 1。

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lBIANCO):

我是来自商业选区的史蒂夫·戴尔边科，我想弄清楚我们正在尝试解决什么问题。我们正在尝试解决的是关于自下而上流程底层的志愿者疲劳的个人体验，还是我们在公共评议期结束时发现只有少数人提交评议，还是说 PDP 聚在一起，而只有少数志愿者？大家集体的发现是缺乏参与，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也许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但作为一个工程师，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三个因素。那就是时间、人才和兴趣。要增加人才数量，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要增加时间，我们能做的比较少，只能通过一些工作重点来阐述我们正在做什么。

但是兴趣是没法捏造的。

我们想要吸引大家参与的主题是很有趣的，而且与不同的个人相关。除非这些个人受到 ICANN 结构的吸引，并且组织会跟进大量评议，否则他们的意见将不会被充分听取，而且他们不会参与制定解决方案。

我所在的商业选区可能是评议的主要来源。我们每年发表约 40 条评议，我们的成员几乎参加与我们相关或者与我们有利益关系的所有工作组。但我们也有志愿者疲劳问题，因为能够投入时间的商业选区成员太少了。那么只剩下一个因素，人才因素。也就是我们必须招募更多个人。因此，这个因素是我们所进行的外展活动的目标。

当然，我们进行外展是为了提高多样性。但我们实际是在寻求更多人手，希望能够填补缺失的因素，缓解志愿者疲劳问题，并产生更多意见。

乔丹·卡特：

我想发表一个看法，史蒂夫，关于那一点，目前为止，我从大多数意见中听到的是，这是难以参与 ICANN 事务的后果，志愿者疲劳，而不是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完成所有工作。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合理地认为造成那一点的原因是我们尝试在同一时间做太多的事情。如果无法获得额外的人才，额外的人手，可以考虑尝试的是减少事务。你可以在更长远的时间范围内延伸，或者也可以确定工作重点，不要尝试一次性完成所有人都想完成的事情。

当然，如何做到这一点是第二个小组会议的主题。但对我来说，确定工作重点的问题突显了在座的各位共同感到沮丧的一些事情。

托马斯。

托马斯·施耐德：

我认为应该让第 6 号发言了，然后让艾伦快速回应一下。

哈维耶尔·鲁阿-赫维

(JAVIER RUA-JOVET)：

简单讲几句，我是来自 ALAC 的哈维耶尔·鲁阿-赫维。很有启发的讨论。当我看到这次会议的标题时，我还以为会 — 我以为会集中讨

论关于 ICANN 整体的工作重点由哪些因素来确定的宽泛问题，而不是这么详细的讨论。我们现在的讨论是基于社群的详细讨论，这很好。

但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哪些因素确定 ICANN 自身的工作重点。是只有章程吗？除了章程之外，还有其他外部因素吗？是董事会决定的吗？还是由混合因素确定？这是我想问主席的问题。

查克·戈麦斯：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哈维尔已经回答了一些。在非常高的层级，战略计划，也就是五年战略计划，然后还有运营计划，每年会更新。你可以很简单地说，这就是它们的确定方式。

但实际上，战略计划处于非常高的层级。而当涉及到 GNSO 时，我知道 — 我认为对于 ccNSO 而言可能是这样 — 我们必须把它转化为我们的日常工作。

所以我认为对于 SO 以及支持 AC，最实际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没有处于比战略计划低的层级，那对我们就不是很有帮助。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

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这个问题正是我想要说的，因为 ICANN 不是单一的。如果 GNSO 选择不在此时进行关于新 gTLD 的 PDP，那么我们很多人的工作量就要少

得多，我们就可以专注于我们认为重要的一些其他事情。这和查克所说的一样。

就像 GNSO 内部有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工作重点一样，ICANN 整体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和工作重点。不是所有人的工作重点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们问了 ALAC 是否应该在现阶段处理新 gTLD，权衡所有利弊后，我们肯定会说不。而其他人显然并不这么认为。

所以我们并不清楚 ICANN 是否作为单一实体做出决策。决策通常是分散的。一旦做出决策，其他人就得自担风险，要么遵循这些决策，要么忽视这些决策。

乔丹·卡特：

有一个远程评论，我们也许可以把它读出来。

托马斯·施耐德：

我们把它记下来，我认为我们应该进入小组会议二了，因为 — 我们是否应该再让两三个人发言？好的。那么有请远程参与者。

欧赞·萨辛 (OZAN SAHIN)

谢谢！我是欧赞，在会议中进行远程参与管理。来自 NCSG 的黛娜·佐尔法伊格·亚尔卡宁提出了一个问题。黛娜说：缺乏一致的针对具有合适背景的兴趣群体以及可能感兴趣的年轻人的外展，这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

托马斯·施耐德： 好的。我们应该让这两个人发言吗？他们有麦克风了。请自我介绍。埃及以及伊朗。

玛娜尔·伊斯梅尔
(MANAL ISMAIL):

我是玛娜尔·伊斯梅尔。我是 GAC 的埃及代表。

对于刚才托马斯所说的，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在资源以及其他所有方面，这种情况可能要乘以十，甚至乘以一百，更不要说有时候存在的语言障碍了。

另外，正如卡特里娜所说，如果有人确定了一项 SO 或者 AC 工作重点，我们很可能会达到五个。但总体而言，加上受外部优先事项的影响，这个数字很可能会降到三以下。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紧急并且很重要的事情要关注。我记得这里是 IANA 移交。所有人都抛开一切。我们集中力量完成了移交。

但是接着我们有一些紧急但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以及重要但不那么紧急的事情。当然，如果既不紧急也不重要，就不会得到关注。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现在的方式是自下而上。但也是联合一切。那么我们必须对这个集体事件确定工作重点，因为即使我们自己的工作重点，流程也不会等待我们，不属于我们的工作重点的事项会得到通过。有时候尽管知道这不是工作重点，但你也得看一下，将它排除在你的工作重点之外。

最终 —

[计时器响起。]

— 我认为并行运行的事务必须有一些上限。我们必须有一些全球约定的上限。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

卡沃斯，接着是数字 4。

卡沃斯·阿斯特： 谢谢托马斯。我认为最复杂的领域是 GNSO。两个机构。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机构。多个选区和多个利益相关方团体，每个都提供了它们的工作重点。也许有一些筛选。它们有充足的资源来推进工作重点。但受害者是谁？我们。我们无法跟随。

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些解决方法。它们的工作重点应该考虑到其他方的资源，而不是一味地推进自己的工作重点。这是我们无法应对的难题。

我每天花费超过五六小时。但我不可能一直这样。还有其他国家可能根本没有这样做。请让较为复杂领域的人考虑一下其他方的问题，然后再确定工作重点。应该对工作重点进行一定的筛选，让其他方能够参与。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数字 4？

唐娜·奥斯汀

(DONNA AUSTIN):

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抱歉。我是 NeuStar 的唐娜·奥斯汀，同时也担任 GNSO 理事会的副主席。

理事会明年将要开始做的一件事就是举行战略规划会议。

一月份我们将举行为期三天的会议，衡量一下接下来的 12 个月期间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我们之前从未那样做过。我认为非常有用的一点是，对于史蒂夫所说的关于时间的观点，我们每年有 16 天聚在一起。在座的各位，我们每年有 16 天聚在一起。我们是否有机会将我们全年所讨论的话题或者主题进行细分，以专注于某个特别感兴趣领域？我们在地理名称讨论中进行了一些试验。我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

但我认为，大家知道，其中一些挑战 — 尤其是从 GNSO 角度来说，也许是 GAC 角度，我们在每次会议上都要探讨四五个不同主题。但如果我们了解对于 PDP 时间安排而言，哪些是工作重点，遗憾的是大部分都是同时启动的。所以在管理流程步骤方面有一些难度。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为一次会议确定一个主题，那么我们就能让整个社群参与该讨论，比起同时涵盖所有四个主题，这样更有用。

所以我认为 — 我不确定 GNSO 理事会战略会议将会如何实现。但希望我们能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那就是我们需要在特定时间期限内通过这些 PDP。我们每年有 16 天，这是面对面讨论的机会。我们如何利用这 16 天 —

[计时器响起。]

— 以最高效的方式？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

我想快速回应一下。我认为有些事情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 SO 触发 AC 的工作。要么你就跟随，要么你的建议就不存在。我认为 — AC 不可能说，这不是工作重点，所以我们会忽略你，因为没有你的建议，事情也会继续下去。我认为其中有个逻辑和顺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 史蒂夫提到的那点，作为公司，你可以找到额外的优秀人才。你可以雇佣他们。而作为资源有限的政府，你不可能雇佣更多人。你不可能雇佣或请他们 — 即使你有这些人，你也不能将版权专家和安全专家以及地理名称专家、五个其他专家带到 ICANN 会议上，因为没人会支付差旅费用 — 他们也没有时间来开会。资源是有限的。

我是说，有一半的会员或者超过一半的会员，尽管可以获得一些差旅辅助，但也是无法前来参加 GAC 会议的。这是现实情况，玛娜尔已经解释过了。

所以我们也许和 ALAC 一样有一个特殊限制，我们能做的没有那么多。

我就讲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应该进入小组会议 2 了。

乔丹·卡特：

好的，我简单概括一下，这是为了激发你们思考 — 我梳理一下我听到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全球意义上，整个 ICANN 系统没有设定工作重点，结果是人们越来越难有益地参与其中。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正在进行一个非常有机的、分段的利益相关方基于 SO 的工作重点设定流程。

那么接下来的小组会议就是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做，首先查克将为我们做一下介绍。这是关于我们如何做的。大家表达了很多挫败感。

查克·戈麦斯：

非常感谢。很有启发的讨论。我想补充几句，回到玛娜尔所说的，我认为艾伦和史蒂夫都讲到点子上了，你们已经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那就是你们在自己的组织内确定工作重点，然后利用参与机会应用这些工作重点。我认为这很好。你必须用有限的资源来做到这一点。我想称赞一下你们采取的方式。当你资源有限，并且正在进行不同的政策制定时，我想不出还有其他处理方式了。

我们接着进入下一个小组会议，下一个小组会议的总体问题是：我们如何确定工作重点？我们已经花了点时间来讨论确定方式。是否有一些方式应该改变或者可以改变，我们应该予以考虑，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着手处理？

我们从左边的第一位专家组成员开始，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每个人有不超过两分钟的时间，好吗？这不包括后面进行的讨论。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SSAC 主席。

我想总结一下，和其他人一样，总结一下我们所处的状况，以及我尝试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听到了卡特里娜和其他人提到了他们每年能够处理多少主题。我们 SSAC 能处理的数量大约是八。我们在解决的问题是，作为咨询委员会，我们如何选择这八个主题，因为我们是由 SO 及其 PDP 驱动的，而他们有特定的时间线，他们需要一

他们认为他们需要遵照时间线。而志愿者的时间是有限的，阿斯特先生已经指出这一点。

我认为需要的是，比如说 — 我现在是从咨询委员会角度说的，以 SSAC 处理问题为例。

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并确保的是，AC 不一定要跟进整个 PDP，只需要跟进确实与 AC 本身相关的事务。我认为这是运行 PDP 的机构本身能够选择的。节省时间，将更小、更快、更明确的问题传递给我们 AC，这样我们就更容易做出回应，就能将处理的数量从八增加到更高的数字。

我们认为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是，例如，关于 SSR 问题，我们认为运行的其他 PDP，例如在 GNSO 中运行的 PDP，他们应该能够进行 SSR 评估，并自己解决。我不认为我们 SSAC 必须为 ICANN 中的所有 PDP 完成 SSR 评估。我们可以是进行展望的监查者，确保一切都妥善完成。但我不认为我们要自己做所有的工作。

最后一件事是 —

[计时器响起。]

— 我们 SSAC 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被要求至少为各种其他组织指定一位主题专家。我们对此没有意见。但我们指定的必须是公认的专家，而不是指定的人员为 SSAC 代言。等到这两件事分开时，SSAC 提供帮助就要容易得多了。谢谢！

查克·戈麦斯： 帕特里克，我想快速补充一下。如果你选择了八个主题，但后来出现了一个非常热门的主题，也许董事会要求你们对这个新主题进行回应，而且 SSAC 的专业知识能为这个主题提供很多帮助，你们会如何处理？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好的。现在我们回到了第一个小组会议，我认为这有点 — 这并不是我的想法。

但是让我解释一下，回到关于目前状况的第一个小组会议。

我们要筛选我们处理的所有东西。在特定情况下，我们必须放下手头的事情，确定优先顺序后停止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处理八个主题的方式 — 或者说我作为 SSAC 主席处理它的方式是，我会为董事会八个主题中预留两个左右。我预留三个给 GNSO，一个给 ccNSO。过去，我还留一个给 GAC，但最近 GAC 那边的消息很少。所以每年年初我会进行一定的分配。

查克·戈麦斯： 谢谢，帕特里克。

乔丹·卡特： 我想再补充一下，帕特里克，是否有必要在整个 ICANN 中设置全球工作重点，让现有的人员或组织群体做这些工作？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我认为 — 我认同艾伦的观点，也就是说 AC 很大程度上是由 PDP 驱动的。我认为运行 PDP 的人，总体兴趣是做一些特定的事情，确定某个 PDP 优先于另一个，比如说 GNSO 内部或者 GNSO 与 ccNSO 之间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与 ICANN 战略计划保持一致，或者与每年所讨论的预算流程保持一致。

比如说，从我们 SSAC 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是 ICANN 总体重点工作的追随者。所以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参与其中。

查克·戈麦斯： 谢谢，帕特里克。有请下一位专家组成员。谢林·查拉比是 ICANN 董事会的副主席。谢林，我们如何确定工作重点？

谢林·查拉比： 谢谢你，查克。

下面我仅代表我个人发言。我的发言并不代表董事会的观点。

我认为问题有两个部分，我认为我们的工作重点有两个部分，一个我称之为集体工作重点，另一个我称之为独立工作重点，每个部分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关于集体工作重点，三类 ICANN 实体 — 社群、董事会和组织 — 正如哈维尔所说，我们被战略计划和运营规划捆绑在一起，每年运营规划会为我们确定工作重点，我们会经历公众评议期，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进行更改、进行修订，然后我们决定那些集体工作重点。

所以我认为关于谁确定 ICANN 的集体工作重点，是不存在任何分歧意见的。那就是战略计划和年度运营规划。我们在简化、沟通和改变方面，还可以做的更好，但确定工作重点的是战略计划。

但是除了这些集体工作重点外，三类实体每年也会在其工作计划中制定独立的工作重点。

我认为，问题是，与集体工作重点不同的是，这些独立的工作重点争夺相同的员工、志愿者和资金以及时间，因此没有集中或者共同的协调。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做到三点。

第一，我们必须提高流程以及时间安排的效率。我们必须联系新的利益相关方，增加我们的志愿者人数。并且我们必须找到协调这些独立工作重点的方式。

我认为，答案并不在于董事会。我认为，答案在于利益相关方 —

[计时器响起]

— 与我们的 CEO，也许是董事会主席一起，设置一个真正讨论这些工作重点并尝试进行协调的小组。

查克·戈麦斯：

非常感谢谢林。

回到唐娜所说的 GNSO 做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落实你们的建议，我们似乎需要与不同的团体召开联合战略会议，但是我们可以前进的过程中进行这种跟进。

谢林·查拉比：

我可以讲几句吗？

我不认为单个利益相关方团体能够独立解决这一问题。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协调。好的。

乔丹·卡特：

我想回应一下，谢林。我认为应该是董事会。我认为应该是董事会的原因是，董事会将所有 ICANN 利益相关方团体聚在一起，将 NomCom 专业知识和由 CEO 代表的高管层聚在一起。

不知道你会不会对此回应，但我很想知道你的想法。

谢林·查拉比：

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是董事会。事实上，董事会无权为各种利益相关方团体确定工作重点。例如我们不会为 ccNSO 确定工作重点。

工作重点 — 我们不会确定 ALAC 必须审查的政策列表。我们不会指示 RSSAC、SSAC 要做什么。

我认为董事会没有那种权力。

其次，协调几乎是全年持续进行的，我知道，例如，我们的 CEO 与 SO 和 AC 领导会定期会晤。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主题，SO 和 AC 领导与能够使用这些资源的 CEO 以及董事会主席一起坐下来，讨论这些工作重点，是什么造成了问题，并尝试以协调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向 SO 和 AC 强加某个决策。

查克·戈麦斯：

在听众讨论之前，有请我们的第三位专家组成员，开放讨论后，史蒂夫·克罗克可以是讨论队列中的第一位，如果我们的小组会议主席觉得可以的话。但现在轮到詹姆斯发言了。

GNSO 理事会主席詹姆斯·布雷德尔。我们如何确定工作重点？

詹姆斯·布雷德尔：

谢谢查克。我认为，之前的讨论给我的印象是，GNSO 是唯一一个不急需资源或者工作没有超负荷的组织，但我敢跟大家肯定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满足社群对我们提出的 PDP 方面的要求。目前我们有四项正在进行中的重要 PDP。

我们有一 — 我们也是几乎每个跨社群工作组的参与者，是每个活跃审核小组的参与者，其中大多数都是外部为我们确定的，通过章程或者其他外部驱动的工作重点。

我们将来要做什么 — 唐娜提到了其中一点，也许你们选错了专家组成员，因为她在概述将于明年一月份召开的新战略规划会议方面做得非常好。

我们还有一个建议，根据我们上次对于预算的经验 — 作为决策的参与者 — 赋权社群的决策参与者，我们希望更好、更全面地参与预算和战略规划流程。目前我们非常受限于截止日期。我们想要制定一个整年流程，希望明天能够讨论这一点，并开始着手工作。

但总体而言，我想看到更多的能力规划练习。

我之前说过，我们目前有四项 PDP 正在进行中。我认为我们理事会意识到这是我们在任何时间能够同时处理的数量上限，我想知道我们如何确定优先顺序，比如说，如果在我们满负荷工作时，出现了个紧急的 PDP，该怎么办。

我认为这应该是讨论点之一 —

[计时器响起]

— 这可以成为未来战略规划的素材。

查克·戈麦斯：

我想快速补充一下，詹姆斯。

谢林的协调观点怎么样？

唐娜刚才所说的以及你刚才引用的内容似乎非常重要，非常关键。你们如何 — 我们如何采取进一步措施，与其他社群进行协调跟进？

詹姆斯·布雷德尔：

我认为我想要问谢林以及大家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将社群参与流程与战略规划流程保持一致？因为我认为这是目前急需更多意见的 — 在流程早期，而不只是对已经发布的预算草案以及战略和运营规划草案发表评议，要及早参与计划的制定流程 — 这个观点能否引入工作中。

查克·戈麦斯：

稍稍跟进一下。

目前要记住的是，五年战略规划确实是每五年进行一次的。对于你们所做的工作而言，可能并不算很快，但也许 — 可能要看看运营规划层级？

詹姆斯·布雷德尔：

是的。每五年一次的战略计划，每年的运营规划，以及每年的预算。但不可能是 — 遗憾的是，我认为我们都有罪，包括 GNSO，比如说“噢，预算草案又发布了，我们最好看看，然后在下周提交评议，”而不是一开始就参与预算的制定流程，这样你就不会对得出的结果感到惊讶。

乔丹·卡特：

艾伦先发言，然后是我？是的。或者史蒂夫。史蒂夫要发言。我想以主持人身份快速回应一下，接着是史蒂夫，然后是艾伦。

詹姆斯，你认为董事会非常不适合帮助完成这项任务吗？

詹姆斯·布雷德尔：

你是说“不适合”吗？

乔丹·卡特：

“适合”或者“不适合”，哪个比较激发思考就是哪个。

詹姆斯·布雷德尔：

谢林，请讲。谢林想讲几句。

谢林·查拉比：

正如我之前所说，有两种目标，一种是集体的，一种是独立的。

对于集体目标，董事会起到的是协调作用，确保社群正确地完成了运营规划，年度 — 战略计划等等，所以我们那样做了，也有权那样做。

关于独立目标，实际是 — 各 SO 和 AC 拥有的目标，他们在自己的年度工作计划中设立目标，董事会不能将任何自上而下的工作重点强加于各 SO 和 AC，我认为，对于这些单独的目标，应该有另一个团体，SO 和 AC 的领导以及 CEO，加上董事会主席，全年定期举行会议，持续解决问题。不能在年初一次性解决后，就一直留在那里。必须是持续的。因为工作重点在整年都会变化。

乔丹·卡特：

史蒂夫？

詹姆斯·布雷德尔：

我认为 — 抱歉。根据这一点，我想让大家想象这样一个情景，例如，董事会告诉 GNSO，“你们有四个 PDP，我们认为你们应该停止其中的一个，顺便说一句，我们认为应该是这个。”

董事会这样参与社群合适吗？

我认为 — 我认为有些人可能会松了口气。他们可以稍微早点回家了。但我认为，我举的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也许，我认为它阐述了这样一个理念，这些社群 — 以及 GNSO 内部 — 我们是一个社群集体 — 是自我组织的，这些高层组织应该尊重 — 不论是董事会和社群，还是利益相关方团体和选区的 GNSO 理事会，我们要尊重这

样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们的选民希望我们做的，我们要找到使之运作起来的方式，而不只是砰地把门关上。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我认为我们应该让其他人发言了，特别是还没有发言的人，让大家都有机会发言。

我看到数字 5 — 先是史蒂夫，他还没有发言，那么我们让史蒂夫先发言，后面是数字 5。

史蒂夫·克罗克：

非常感谢。尽管有反复讨论的嫌疑，但我还是想指出，乔丹似乎对董事会进行协调很感兴趣。

克里斯的回应，詹姆斯的回应，都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已经不早了。我要加一点能量。

看到非常有能力、非常聪明的人组成团队，具有关于不同主题的大量专业知识，我感到非常欣慰。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坐在那里解决问题。

可能是错误的。这会使我们立即成为竞争者，从根本上来说，是同一领域的另一个竞争者，那么我们会失去作为流程看守者或者管理者确保一切进展顺利的角度。

我们很聪明，我们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不会这样做的。

[笑声]

史蒂夫·克罗克： 我喜欢关于消耗资源和争夺时间和关注的讨论。我认为这非常关键，并不是说董事会应该说：“我们手头的事情太多了”，但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些问题的核心。还有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将事情搞得太复杂，而得出的结论则相对简单。我打算暂时将这个问题放一放。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数字 5。

拜伦·霍兰

(BYRON HOLLAND): 大家好。CIRA 的总裁兼 CEO 拜伦·霍兰，加拿大的 ccTLD 运营商，ccNSO 的副主席，ccNSO 的前主席，战略和运营规划工作组、财务工作组的前主席。

这个组织内有各种很好的规划机遇和练习，我想说的是，在我参加所有这些团体期间，ICANN 实际上已经让它们变得更成熟了，无论是长期战略计划，年度计划 —

[计时器响起]

— 预算 —

哇，这两分钟也太短了吧。

[笑声]

拜伦·霍兰：

重置一下！

我认为这是其他人剩余的时间。

我认为关键是有许多很好的机遇。我们所听到的挑战是 — 有许多资源限制，这是根据我们始终关注的多利益相关方环境中的挑战来衡量的。在多利益相关方中，我们从自下而上开始，对于在所有团体之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协调，就存在一种固有的担忧。

但鉴于规划流程的成熟度和数量，鉴于我们参与的 PDP 和活动数量，鉴于志愿者疲劳和资源限制问题，我认为进行合理程度的协调没有什么问题。我知道这有点像是自上而下，当然我们要避免这一点，但考虑到目前组织的成熟度、复杂程度和范围，考虑进行合理的协调并非不合理。

无论 SO/AC 主席与高管级管理层和几个董事会成员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协调，都应该考虑能让我们那样做的事情，我认为，我们也应考虑一些类型的限速器。

我们能做的事情有个限度。我们不能一直应承。偶尔我们不得不说“不，现在不行。”

这样也没有什么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接受一些类型的限速和一些类型的协调，也许，詹姆斯，就你而言，这有点气人，不，我们不会说“GNSO，你不能那样做”，但我们也许都应该能接受这样说“嗨，GNSO，也许现在是三个，将来还会出现第四个。”我认为作为一个成熟的组织，我们应该考虑这两个因素。

查克·戈麦斯： 15 秒的跟进，拜伦。

我同意你的观点 —

[计时器响起]

— 但有一点除外，我不认为协调不是自下而上的。我认为协调可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

拜伦·霍兰： 这很合理。我们了解了。

詹姆斯·布雷德尔： 我能快速讲几句吗？拜伦，你说的完全正确，我们在设计 PDP 时，令我担忧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启动一个要比结束一个和处理一个容易得多，这是不对称的，我认为，经济学告诉我们，如果你让那样的流程持续数年，就会有很多流程闲置在那里，而你尝试要解决它们。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应该直接说“不”，要么就是“现在不行”。我认为作为流程的管理者，这是 GNSO 理事会的责任。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艾伦快速回应一下。

艾伦·格林伯格： 我喜欢关于协调的讨论，这一点不能在我们在 ICANN 会议上重点讨论其他事情时一带而过。

我们听过好几次，GNSO 不得不设置自己的工作重点，但像 GAC 这样的团体，尤其是 ALAC 最终不得不适应它，但是我们不参与工作重点设置以及 GNSO 内部的讨论。我们被告知 GNSO 将会召开战略会议。我们不参加那个战略会议。

所以 GNSO 最好看看 — 或者其他驱动组织最好看看他们能做些什
么，但我们必须考虑组织的其他部分能够同时处理什么。我认为这
很重要。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数字 6。

唐娜·奥斯汀： 谢谢托马斯。我是唐娜·奥斯汀。

艾伦，关于你所说的你们不会参与战略会议，我们还没有确定情况
会是如何，我认为这种对话很有帮助，理事会开始考虑我们想要在
战略会议中讨论什么内容。

我认为这种对话对我们很有帮助，考虑我们将在一月份的那三天里
做些什么，尝试对我们未来 12 个月期间要做的事进行优先排序。
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数字 5。

乔纳森·罗宾逊

(JONATHAN ROBINSON): 大家好。来自 Afilias 的乔纳森·罗宾逊，前 GNSO 理事会主席等等。

我有几个想法。

其中一个是非常高层级的。我们似乎应该承认，我们正进入移交后的某种新常态 — IANA 管理权移交后的阶段。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从社群中抽取了多少资源，也许在此之上还会出现一种新节奏。

关于工作重点，我赞成某些形式的跨社群协调小组，我认为这是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的东西，正如拜伦所说，可能不符合自下而上的流程，因此 — 感觉像是值得追寻的。

我认为詹姆斯有一点讲的很好，那就是那类工作不一定与其他深入到年度预算周期的工作相关联，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将这两者相关联，降低反应性，提高周期性，可能更主动地参加预算流程。

我 — 我认为 — 似乎是在寻求一种方式 — 如果通过那个流程产生了一系列工作重点，并且 AC 检查了它们的重要性，不论是 SSAC 检查安全性和稳定性，GAC 检查公共政策考虑事项，似乎我们可以使用类似于 — GNSO 快速检查机制，GAC 通过模板式检查对其进行审视。

我是说，我觉得有趣的是，帕特里克认为 GNSO 自身实际上可以初步检查安全性和稳定性考虑事项。

我认为涌现了很多好主意，我希望这些能够支持涌现出来的那些意见。谢谢！

[计时器响起]

托马斯·施耐德： 数字 2，跃然。

马跃然： 谢谢，我是马跃然。我认为寻求群组合作是个好主意。作为一项工作，作为待办事项，我可以考虑找出一种解决方法，回去找 SO 和 AC 领导，看看这是否适合他们，他们是否愿意那样做。这是个非常好的注意，当然，不仅仅因为它是董事会成员提出的。

第二件事是，此时我想说，我在与 SO 和 AC 领导定期会面时也提到过，我们也在启动一项新流程。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 它有一个诗意的名字，长期财务规划流程。我可以看到你们激动的表情。

但它实际上是关于 — 我们有一项五年战略计划。我们已经在这项计划下好几年了。这项战略计划流程缺乏任何财务决策流程。你无法讨论在超过一年的期限内我们在财务方面的重点工作。

董事会问过我 — 我们已经开始做这项工作了，我们在董事会内部开了几次会议，探讨如何微调这些结构。董事会指示我制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计划。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这也是关于我们如何与社群互动，尤其是赋权社群，没有提到超过一年的长期计划。

我希望这也是一种方式，因为简单来看，工作重点也是根据资金确定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在所做的事情中投入资金，那它就只有计划的空壳，没有实际内容。

最后一点 — 真的是我想说的最后一点 — 抱歉。不，我不能说。它很重要，但我稍后再说。

[笑声]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跃然。

实际上，我们快没时间了。那么我们让还没有发言的奈杰尔先发言。接着是帕特里克快速回应。接着我们就需要全神贯注地继续讨论了。

现在静音了。只要你开始说话，就有声音了。

奈杰尔。

奈杰尔·卡士米勒

(NIGEL CASSIMIRE)：

我是来自加勒比电信联盟的奈杰尔·卡士米勒。我在 CEO 之后讲话，这很有意思，我想说的是，作为社群的普通成员，看到前 CEO 自豪地介绍一项战略计划，这项战略计划经历的流程方面让他感到很惊讶，花费了两年时间的自下而上的流程等等。所以我认为，ICANN 的工作重点是由为战略计划提供适当意见的社群确定的。

我的期望是，你们应当可以执行本质上由社群创建的该计划。它应该由年度运营计划管理。

所以我希望社群所做的工作与战略计划之间保持一致。当然，事情会发生变化。所以操作的一部分应该是 — 我希望这是马跃然先生的

待办事项之一，我们也许可以更好地改进系统，在战略计划要求和运营计划活动之间保持一致性。所以应该有一定类型的定期评审，看看进展如何，哪些需要改变，诸如此类。也许控制系统在这方面缺少了些什么。我听到会议室中的不同人提出了一些建议。我要说的就这么多。谢谢。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

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作为目前服务时间最长的 SO 和 AC 主席，我记得之前，我们 SO 和 AC 主席，大概五六个，还是七个人，我们在每次 ICANN 会议之前都会开两个小时的会。我们相互告知各自的工作重点，这样至少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明智地决定在哪些方面花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停止了，因为我们每个人没有在团体内部充分地筛选或对流程进行优先排序，现在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在构建自己的团体。

也许情况就是这样 — 我要说的是，因为我不久将卸任 SO/AC 主席，也许情况就是这样，例如，这是我们还会再次尝试的一件事情，结合我们所听到的意见，例如跃然和其他人提出的意见。这些简短的会议对我们所做的小事情真的非常有效。

托马斯·施耐德：

谢谢！我们只剩四分钟，之后 GAC 就要继续在这间会议室里确定公报终稿了 — 当然，对此我们非常期待 — 我觉得现在要抓紧时间了。所以我想总结一下。首先，我认为没有人否认工作量是个问题。我认为这是要记录的一点。

不同选区的问题各不相同。对于推动者 SO 来说情况是不同的 — 除了章程和其他法规要求我们完成的工作之外。尽管我们尽量在审查日期等方面做到更加灵活，因为如果它们来的时间完全不凑巧，就像塞巴斯蒂安解释过的那样，这也会有所帮助，可以加深对章程或其他法规要求我们做的事情的灵活性的理解。

但除此之外，SO 是推动者，AC 是工作负荷的接收方。

这在很多方面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大家都认同，如果某人必须每周为 ICANN 工作 70 小时，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工作生活平衡，或者根本不能叫做生活，除非你把 ICANN 当作生活的全部，有些人就是这样做的。

因此，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们需要设置工作重点。问题是怎么做。我们如何确定工作重点？问题是 — 我认为应该考虑的是我们需要 — 我们需要一起做。但我们要尝试，并对此有整体的认识。

我赞同唐娜所说的，也就是 — 我们要限制我们处理的问题数量。但是一旦加入了类似于新 gTLD 的 PDP，在链条的末端，政府不能说，好，我们只能处理九个分组中的三个。我们要忽略消费者保护，或者忽略安全性、域名滥用问题，或者忽略对地理名称的保护，或者忽略其他什么。因为什么是公共政策？不一定是我们定义它们，而是我们的群体，我们的企业。如果他们认为我们忽略了不应该忽略

的东西，我们通常应该相当快地听取这一意见，并且必须采取措施。所以需要 — 应该将这一链条纳入考虑。

我们如何确定工作重点？也许董事会没有 — 并不是由董事会来确定工作重点，董事会的责任是确保有确定工作重点的流程。这是两码事。因为最后，根据章程第 2 条，这些权力属于董事会。

他们负责确保这些能够行之有效，具有包容性，并且符合全球公益。所以董事会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不是由董事会决定的。我认为我们在如何确定工作重点方面挑选了一些因素。一个因素是 SO/AC — 首先，这是每个 SO/AC 的内部工作重点规划。但正如我所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作为 AC 该如何确定工作重点，就很难做。

所以需要有一个跨社群流程，要么如帕特里克所说，像之前那样通过主席进行，要么就是寻找其他方式。但我认为我们绝对 — 我只能讲到这里了，因为只有几秒钟时间了。我们绝对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讨论，非常好，然后像之前那样继续下去。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一点。

我认同拜伦和其他一些人的意见。我认为有时候我们必须说“不”，否则事情会偏离正轨，不利于组织，也不利于我们为之工作的组织。

总的来说，正如我在开头总结的那样，这是硬币的一面，确定工作重点。硬币的另一面是让人们能够更容易花更少的时间来了解发生了什么，在哪里可以了解问题。对于那些不能每周为 ICANN 工作 70 小时的人来说，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访问门槛，同时让其他人也能够参与。

我会在阿布扎比会议上强烈建议，我们举行另一次跨社群会议，讨论如何降低参加 ICANN 流程的门槛。我们将对如何处理硬币的另一面发表看法并进行讨论。

我们必须结束了。谢林想说点什么来阻碍我们定稿公报。

好的。请讲。

[笑声]

谢林·查拉比：

我们 CEO 向我们提出了建议。你之前说过，董事会应该在设置流程中承担责任和领导角色。我们的 CEO 听到了这一点，说他已经准备好提出一个理念，让社群进行考虑。我们是否同意，让我们 CEO 研究一下，回头向我们汇报？否则我们会空手而归，没有具体的行动措施？CEO 提出了一个建议。你们觉得如何呢？

托马斯·施耐德：

好的，谢谢。我认为这听起来很好。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关注我们没有设置流程的事务，这最终会让我们更高效，这个风险在 ICANN 实际上已经发生过了。

所以我们要尽量实际一点。我们要尽量为复杂的问题找到最简单的可行解决方案，因为有时候至少有一些因素是简单的。我就讲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这是一场非常好的讨论。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而你们可以去喝点东西了。

谢谢大家，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鼓掌]

[会议记录结束]